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竹情有独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四川农村，无论是大坞还是单家独院，房侧屋后都会栽竹，或赤竹、或楠竹、或斑竹、或凤尾竹……竹是乡村不可或缺的风景。

竹，故乡的象征，乡愁的记忆。“岁寒三友”松竹梅，竹是坚韧不拔的代表；“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竹是高空亮节的象征。

清代书画家郑燮的题画七绝《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竹子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

小时候，每逢过年，父母总会带着我们去住房侧边竹林许愿，让我捧着一根参天大竹，望着青翠竹林：“竹子爹、竹子娘，我要长得像你那样长。”那时候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许愿，父母笑而不语，目光中充满着期待与祝福。长大后我成了一名二级高级检察官，我懂了，父母希望孩子像竹子一样茁壮成长，具有竹子的坚韧和高洁的品质。

时光如梭，岁月易逝。我常想着故乡那片竹林，想起那些伴我快乐童年的竹子。

竹子，儿时的玩伴；竹林，心中的乐园。夏天，同小伙伴去竹林，寻找秘密。用细竹筒吸满水，小伙伴们一起对打水枪，既要冲锋，又要躲避对手打出的水。打完一竹管，又跑去吸水，准备打下一管水枪。满脸不知是水还是汗，全身上下全湿，抹去脸上的水，又投入战斗。

甩“鸣”比赛也是我们的一项竞技活动。砍一米左右长的小斑竹，剔去枝丫，作为甩“鸣”的杆；把湿泥巴捏搓成小泥丸，固定在小竹竿尖上，一手紧紧握住斑竹的一端，从后向前用力一甩，只听“鸣”的一声，泥丸从竹竿尖脱落飞向远方。谁抛得远，谁就获胜。在竹林里，我们玩的方式很多，爬竹竿、取鸟蛋、荡秋千、捉迷藏，很惬意很尽情，其乐融融。

竹子，我童年爱劳动的启蒙，我好奇追梦的原动力。把小斑竹捆绑在一起做成扫帚，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从小养成爱劳动讲卫生的好习惯。扫完地，几个小伙伴把竹扫帚夹在腋下，当冲锋枪玩打仗，饶有兴趣。

制土炮，感觉是童年最有成就感的往事。那是我对知识的渴求和好奇而尝试的实践，兑制火药是关键环节。先备好燃烧后的木炭，碾碎成灰，备一些硫磺，从房基石上刨下发白的硝酸盐，按比例混合，火药就制成了。检验能否燃烧，就取出一小块兑制好的火药放在一张草纸上，擦燃火柴，小心接近火药，看其能不能燃烧。有一次，一根火柴快燃尽了火药都没点燃，我就把

火柴星火放在火药上趴下去吹，只听“呼”的一声，火药燃烧喷起的火苗，把我眉毛都燎得差不多了。

火药制好后，在草纸上放一些火药粉，将其卷好再搓成导火线。接下来就用钢锯片锯下一节小竹筒，一头锯掉竹节，一头保留竹节，在竹节中间用尖刀打一个小孔，土炮筒就算完成了。然后就是组装：首先把导火线放一小半进入竹孔，其次向空的竹筒里灌半管火药，轻轻夯实后放入一些小瓦粒子，最后将干泥巴粉灌进竹筒轻筑成很薄的防护层，土炮就制好了。选一个空旷的地方把土炮固定好，用火点燃导火线，一会儿就听见“呼”的一声，瓦粒子就像子弹一样，打出好几米远。那时，我们总是不亦乐乎地玩耍着，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竹子，故乡的美食，童年的原味。竹笋无论炒、炖还是煮，都有一番风味。每当春天，破土而出的竹笋，亭亭玉立，丰姿绰约，宛若初出浴的少女楚楚动人，妩媚而不妖娆，多情而有流韵。这时，也是我们采摘鲜竹笋的时候，母亲用竹笋做出的美食，让我们回味无穷。竹笋壳洗干净，晒干压平制作布鞋底面，布鞋坚固耐穿。

竹子用途很多。在故乡，竹子是制作家具和工艺品的材料。夏天，父亲会砍下一些竹子，编制成桌子和用具。长的用来编织椅子、桌子、箩筐等家具，短的用来制作筷子、笕箕等用具。

过年，父亲用竹子编成小风车，我们在微风中快乐转动；用竹子制作小风筝，我们在宽地上尽情奔跑，享受飞翔的自由。玩具虽然简单，但满含家的温暖、父亲的关爱。

如今，离开故乡几十年，我从基层检察院干警成长成为一名市级的检察官。每当想念故乡时，就仰望天空，想象那片“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的青翠竹林；想象快乐的童年，感受那份宁静与和谐，感受那份纯真与美好，感受那份喜悦与惬意。

故乡的竹子啊，你是我永远的精神象征。不仅代表了对家乡的美好回忆，更代表了故乡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故乡的竹子啊，你是我永远的乐园。你伴随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感受了家的温暖和关爱。让我明白，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和家乡，做一名有风骨的检察官。

故乡的竹子啊，你是我永远的乡愁。你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你让我明白，你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检察院）

竹韵乡愁

吴金泉



神木步道

神木垒位于四川宝兴硃砂藏族乡，隶属夹金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是夹金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夹金，藏语喻很高很陡之意，夹金山海拔四千余米，是当年红军长征徒步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其地势陡险，千山万壑，危崖绝壁，生态原始。神木垒海拔2300米至4300米，这里有高海拔地区难得一见的高原茂密植被景观，连绵的高山山脉上，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掩藏其间的大小草甸，荫翳蔽日的参天古木，远处有雪山冰峰，冰冽的雪山融水化作溪流四处流淌，宛如高山仙境。神木垒，藏语里，就是神仙玩耍的地方。

宝兴还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辖区面积划为大熊猫国家公园。身处公园腹地与周边的当地检察机关，携手合作，建立了夹金山区域生态环境和长征文化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成立了“熊猫老家·检察护航”生态办案团队，从生态修复、判决执行监督等方面开启全链条专业化办案模式，全力护航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雪山，圣湖，高海拔，检察蓝，不知何时，广阔的平原消失不见，我们行走在开阔的山谷，远远近近是层峦叠嶂连绵高草绿油油的峰峦。汽车在宝兴小憩，得下车来，凉意盈盈，郁郁葱葱覆满林木的山峰高高矗立近旁，阵阵凉风挟带着从山上树林里散出来的木叶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说不出的神清气爽，先前眉山明晃晃的光照、灼人的空气从此不再有。想想看，从燥热的南方平原进入清凉神秘的高原是多么让人向往。

穿行在翠色簇拥的山路上，打开一直紧闭着的车窗，贪婪呼吸着山间溢出来的极充沛的又凉又湿又洁净的空气。当一扇藏身于青枝绿叶间四周拉满五颜六色经幡的上部中央镶嵌着一块写有“神木垒”三个字的黑底金字牌匾的褐色巨型立体三角形木制装饰门远远出现在视野中时，我们到达了位于夹金山半山腰的神木垒。

只见群山逶迤，森林浩瀚，青枝绿叶，翠色逼人。浓林深处，当天地缭绕的云雾拂开，一座雪峰瞬息闪现时，一种浓厚的沁凉的森林和着雪山的气息飘然而至，纯净空灵，独特而深具诱惑的高原已经来到面前。我不由得贪婪地深吸一口气，像要把这高原旷野的精华尽纳于胸怀。

一簇簇、一片片，漫山遍野的绿



神木之水

大美神木垒

潘红

这些元素足够吸引人。这个季节应该可以看到雪山吧。在重庆夏意日隆的五月之初，我去往神木垒，寻找传说中的清凉仙境。

从眉山乘车经宝兴县，往目的地进发。眉山及其周边均属平原地形，平直的公路两旁一直是遍布葱翠草木的广阔碧绿的旷野，苍蓝的远山在水平线上绵延，时而一河浩荡的江水远接天边，白茫茫江面上，一座大桥翩然横亘；时而一面静谧的湖泊掩映绿树碧草，枝影斜斜间，清澈的湖水不时泛起阵阵涟漪；时而两三栋崭新的白墙红瓦两层农家砖瓦房醒目地散落在平原上，一弯溪流绕过院墙，缓缓流向阡陌纵横的广袤田野，田坎上，三五黄牛悠闲漫步……仿佛一片片南方郊野闲适的田园风光。

不知何时，广阔的平原消失不见，我们行走在开阔的山谷，远远近近是层峦叠嶂连绵高草绿油油的峰峦。汽车在宝兴小憩，得下车来，凉意盈盈，郁郁葱葱覆满林木的山峰高高矗立近旁，阵阵凉风挟带着从山上树林里散出来的木叶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说不出的神清气爽，先前眉山明晃晃的光照、灼人的空气从此不再有。想想看，从燥热的南方平原进入清凉神秘的高原是多么让人向往。

穿行在翠色簇拥的山路上，打开一直紧闭着的车窗，贪婪呼吸着山间溢出来的极充沛的又凉又湿又洁净的空气。当一扇藏身于青枝绿叶间四周拉满五颜六色经幡的上部中央镶嵌着一块写有“神木垒”三个字的黑底金字牌匾的褐色巨型立体三角形木制装饰门远远出现在视野中时，我们到达了位于夹金山半山腰的神木垒。

只见群山逶迤，森林浩瀚，青枝绿叶，翠色逼人。浓林深处，当天地缭绕的云雾拂开，一座雪峰瞬息闪现时，一种浓厚的沁凉的森林和着雪山的气息飘然而至，纯净空灵，独特而深具诱惑的高原已经来到面前。我不由得贪婪地深吸一口气，像要把这高原旷野的精华尽纳于胸怀。

一簇簇、一片片，漫山遍野的绿

树丛林，一块块散落其间的茵茵草甸，远接天边，无边无际。新修的山道宽阔、洁净、清新，公路两旁是覆盖着大片大片深幽原始森林的连绵开阔的舒缓坡地，来自远方雪山上冰凌透亮的泉水沿着公路坡地边的沟渠流淌，一路潺潺作响。红松冷杉，苍劲古朴，郁郁葱葱，高耸挺拔，密密匝匝的枝叶层层叠叠展开在广阔的晴空里。在旷野时时的微风中悠悠扇动着漫天的阳光和云彩，洒下遍野游移的光晕。阵阵草木的馨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随风飘来，令人沉醉。仰首远望，天空浩瀚澄碧，苍蓝的远山在天边绵延，皎白的雪山在云雾里隐现，千形万状的云彩布满天空。苍山、雪峰、白云、蓝天、碧树，雄浑、旷远、浓烈、飘逸、灵动，恰似一幅高原春夏高远空阔、壮丽浓郁的画面。

突然，风萧萧而过，吹散了高天厚重的云团，云影纷纷，游走天涯，和先前那几朵阴云汇合，变暗、下沉，最后乌云堆积在山顶上空，又迅速流散开，一大块暗色云团直朝着天边灰蓝的山头黑乎乎压去，像是给它戴上一顶沉甸甸湿漉漉的深色雨帽。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

天地间只有风、雨、幡和我，只有那仿佛依稀的唵、嘛、呢、叭、咪、吽，让人摒弃杂念、凝神聚气，深深沉浸在这大自然博大空远、超逸庄严的境界里去，任思绪纷飞，随风吹、随雨吟、随彩旗飞舞，飞到那遥远的天空的尽头，去听、去思、去感觉、去冥想，去感受那样一种天人合一、心神相通的奇异、美好和纯粹的感觉。

地面上的水四处漫流着，然后在沟槽处汇聚成一小股一小股细流，绕着林中的树木蜿蜒流淌，再往森林深处低洼的地方缓缓流去。水流拍打着沿途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飞溅起一串串细小的水花，弥漫着浓浓的水雾，最小处汇流到前方弯角处汇合成一条小溪，沿着坡下沟渠哗哗向远方的山下奔泻而去。远远近近的水流声响彻山间，不绝于耳。

一只小鸟在林中飞行，雨从天空上飘下，洒落在它的身上；风从远方吹来，轻拂过它的脸颊，雾从身下涌来，萦绕在它的身旁。它一定是一只喜欢雨的小鸟吧？它轻轻地舒展着小小的翅膀，悠悠地舞着轻盈般的节拍，在高高的树枝间穿梭，像一个灵动的弦音在雨美妙的旋律中轻捷地跃动。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

天地间只有风、雨、幡和我，只有那仿佛依稀的唵、嘛、呢、叭、咪、吽，让人摒弃杂念、凝神聚气，深深沉浸在这大自然博大空远、超逸庄严的境界里去，任思绪纷飞，随风吹、随雨吟、随彩旗飞舞，飞到那遥远的天空的尽头，去听、去思、去感觉、去冥想，去感受那样一种天人合一、心神相通的奇异、美好和纯粹的感觉。

地面上的水四处漫流着，然后在沟槽处汇聚成一小股一小股细流，绕着林中的树木蜿蜒流淌，再往森林深处低洼的地方缓缓流去。水流拍打着沿途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飞溅起一串串细小的水花，弥漫着浓浓的水雾，最小处汇流到前方弯角处汇合成一条小溪，沿着坡下沟渠哗哗向远方的山下奔泻而去。远远近近的水流声响彻山间，不绝于耳。

一只小鸟在林中飞行，雨从天空上飘下，洒落在它的身上；风从远方吹来，轻拂过它的脸颊，雾从身下涌来，萦绕在它的身旁。它一定是一只喜欢雨的小鸟吧？它轻轻地舒展着小小的翅膀，悠悠地舞着轻盈般的节拍，在高高的树枝间穿梭，像一个灵动的弦音在雨美妙的旋律中轻捷地跃动。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

天地间只有风、雨、幡和我，只有那仿佛依稀的唵、嘛、呢、叭、咪、吽，让人摒弃杂念、凝神聚气，深深沉浸在这大自然博大空远、超逸庄严的境界里去，任思绪纷飞，随风吹、随雨吟、随彩旗飞舞，飞到那遥远的天空的尽头，去听、去思、去感觉、去冥想，去感受那样一种天人合一、心神相通的奇异、美好和纯粹的感觉。

地面上的水四处漫流着，然后在沟槽处汇聚成一小股一小股细流，绕着林中的树木蜿蜒流淌，再往森林深处低洼的地方缓缓流去。水流拍打着沿途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飞溅起一串串细小的水花，弥漫着浓浓的水雾，最小处汇流到前方弯角处汇合成一条小溪，沿着坡下沟渠哗哗向远方的山下奔泻而去。远远近近的水流声响彻山间，不绝于耳。

一只小鸟在林中飞行，雨从天空上飘下，洒落在它的身上；风从远方吹来，轻拂过它的脸颊，雾从身下涌来，萦绕在它的身旁。它一定是一只喜欢雨的小鸟吧？它轻轻地舒展着小小的翅膀，悠悠地舞着轻盈般的节拍，在高高的树枝间穿梭，像一个灵动的弦音在雨美妙的旋律中轻捷地跃动。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

天地间只有风、雨、幡和我，只有那仿佛依稀的唵、嘛、呢、叭、咪、吽，让人摒弃杂念、凝神聚气，深深沉浸在这大自然博大空远、超逸庄严的境界里去，任思绪纷飞，随风吹、随雨吟、随彩旗飞舞，飞到那遥远的天空的尽头，去听、去思、去感觉、去冥想，去感受那样一种天人合一、心神相通的奇异、美好和纯粹的感觉。

地面上的水四处漫流着，然后在沟槽处汇聚成一小股一小股细流，绕着林中的树木蜿蜒流淌，再往森林深处低洼的地方缓缓流去。水流拍打着沿途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飞溅起一串串细小的水花，弥漫着浓浓的水雾，最小处汇流到前方弯角处汇合成一条小溪，沿着坡下沟渠哗哗向远方的山下奔泻而去。远远近近的水流声响彻山间，不绝于耳。

一只小鸟在林中飞行，雨从天空上飘下，洒落在它的身上；风从远方吹来，轻拂过它的脸颊，雾从身下涌来，萦绕在它的身旁。它一定是一只喜欢雨的小鸟吧？它轻轻地舒展着小小的翅膀，悠悠地舞着轻盈般的节拍，在高高的树枝间穿梭，像一个灵动的弦音在雨美妙的旋律中轻捷地跃动。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

天地间只有风、雨、幡和我，只有那仿佛依稀的唵、嘛、呢、叭、咪、吽，让人摒弃杂念、凝神聚气，深深沉浸在这大自然博大空远、超逸庄严的境界里去，任思绪纷飞，随风吹、随雨吟、随彩旗飞舞，飞到那遥远的天空的尽头，去听、去思、去感觉、去冥想，去感受那样一种天人合一、心神相通的奇异、美好和纯粹的感觉。

地面上的水四处漫流着，然后在沟槽处汇聚成一小股一小股细流，绕着林中的树木蜿蜒流淌，再往森林深处低洼的地方缓缓流去。水流拍打着沿途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飞溅起一串串细小的水花，弥漫着浓浓的水雾，最小处汇流到前方弯角处汇合成一条小溪，沿着坡下沟渠哗哗向远方的山下奔泻而去。远远近近的水流声响彻山间，不绝于耳。

一只小鸟在林中飞行，雨从天空上飘下，洒落在它的身上；风从远方吹来，轻拂过它的脸颊，雾从身下涌来，萦绕在它的身旁。它一定是一只喜欢雨的小鸟吧？它轻轻地舒展着小小的翅膀，悠悠地舞着轻盈般的节拍，在高高的树枝间穿梭，像一个灵动的弦音在雨美妙的旋律中轻捷地跃动。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

天地间只有风、雨、幡和我，只有那仿佛依稀的唵、嘛、呢、叭、咪、吽，让人摒弃杂念、凝神聚气，深深沉浸在这大自然博大空远、超逸庄严的境界里去，任思绪纷飞，随风吹、随雨吟、随彩旗飞舞，飞到那遥远的天空的尽头，去听、去思、去感觉、去冥想，去感受那样一种天人合一、心神相通的奇异、美好和纯粹的感觉。

地面上的水四处漫流着，然后在沟槽处汇聚成一小股一小股细流，绕着林中的树木蜿蜒流淌，再往森林深处低洼的地方缓缓流去。水流拍打着沿途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飞溅起一串串细小的水花，弥漫着浓浓的水雾，最小处汇流到前方弯角处汇合成一条小溪，沿着坡下沟渠哗哗向远方的山下奔泻而去。远远近近的水流声响彻山间，不绝于耳。

一只小鸟在林中飞行，雨从天空上飘下，洒落在它的身上；风从远方吹来，轻拂过它的脸颊，雾从身下涌来，萦绕在它的身旁。它一定是一只喜欢雨的小鸟吧？它轻轻地舒展着小小的翅膀，悠悠地舞着轻盈般的节拍，在高高的树枝间穿梭，像一个灵动的弦音在雨美妙的旋律中轻捷地跃动。有模模糊糊的低响过后，雨哗然而下，整个山顶峰尖霎时淹没在滂沱的雨中。一片一片雾从高山深处飘起来，流泻着、交融着、翻涌着、蒸腾着、泛滥着，丝丝缕缕纠缠着，弥散在天地间，像莫名的一种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情绪，恣肆、犹疑又迷茫。风从天地吹来，在雨雾从林中穿梭，在长空荒原里呼啸，像一匹急匆匆赶路的迷途野马，横冲直撞，左冲右突，爬山穿林，上天入地，仰天长啸，慷慨激烈。这高原上的风啊，桀骜、执着、豪迈，你会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描写胡马的词：“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浓烟一般的雨雾遮掩掩天色、树木以及远处的景色，天边的山头渐至模糊，隐没在灰蒙蒙一片雨雾里失了踪迹。一种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思绪，携了一缕愁，在雨中徘徊，随风飘

飘，漫无际涯。风簌簌，雨兮兮，雾翩翩，渐成迷，天地静穆，万物屏息。

这里是2300米的神木垒中段位置，被称作神木天梯，应该是喻通天之道、高不可攀之意吧。

一条大道径直向上穿入茫茫丛林中。撑着雨伞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路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雨声渐渐沥沥，风吹飞雨点，轻盈婆娑，斜飞着飘舞，在暗暗的天光下晶亮地闪烁，漫漫织成一道一道道飘逸的雨帘。湿漉漉的路面，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往密林深处流去。雨中的树木，格外青翠、鲜亮，又尖又细又密的松针上挂满透明的雨珠，像一只只晶莹的眼睛，顾盼间，犀利而切切。透过这两天伶俐的眼神，山林的世界澄澈而静穆：一缕青色烟岚从雨林里悄无声息升起来，在半空中袅袅冉冉，直向高空飞去……是飘渺凡间的云彩？是山林轻舒一口长气？抑或是与天对话？

层林叠翠，烟雾空蒙，有白塔伫立其间，庄严肃穆。金色的塔尖峭拔似剑，穿透雨雾，直指云天，仿若山中利刃，起舞长空，剑气如虹。无数哈达层层重重缠满塔身，凌乱飞舞着，在一整片灰蒙蒙洋溢着雨水的天空上像一小块倔强的蓝天白云，兀自坚守着晴天里的信念。路边杉树枝干上交叉系挂着一串串蓝白红绿黄五色顺序排列的经幡小彩旗，那些一片紧接一片缝在绳子上密密麻麻印满藏语经文、佛像以及鸟兽图腾的方形绸缎布条，在天地间纷纷飞飞，似在连系天地人神、大地天空。